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五十

瑞安孫詒讓學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禋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
雨寧風旱彌裁兵遠旱疾侯之言侯也侯嘉慶所屬祥之屬禋
禴卻凶咎寧風旱之屬順豐年而順爲之祝辭逆迎也彌讀曰
紋救安也疏掌小祭祀將事侯禋禱祠之祝號者將事與小宗
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義同土昏記注云將
行也謂於小祭祀侯禋禱祠而行事祝號卽大祝六祝六號是
也賈疏云掌小祭祀卽是將事侯禋已下禱祠之事是也小祭
祀與將事侯禋已下作日將事侯禋禱祠祝號又與斯福祥順
豐年已下爲日禋福祥順豐年逆時雨三者皆是侯寧風旱彌

周禮正義

禮五十

楚學子附本

五百一十二

裁兵達臯疾三者卽是禱求福謂之禱報賽謂之祠皆有祝號
案依鄭賈說則侯禱禱祠大小祭祀通有之此云小祭祀對大
祝大禋祀肆享祭示爲大祭祀也小祭祀詳肆師司服疏云以
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達臯疾者依大祝六祝
先鄭注此祈福祥卽彼吉祝順豐年卽彼順祝逆時雨寧風旱
卽彼瑞祝彌裁兵卽彼化祝達臯疾卽彼笑祝唯彼別有年祝
而此無文要大致略同但二官皆掌祭祀祝號大祝所掌據禱
祈告祭之大者言之此祈福祿以下則家上小祭祀侯禳禱祠
爲文將事微異耳管子小問篇云桓公踐位令魯社塞禱祝臯
已疵獻胙祝曰除君苛疾所謂達臯疾也 注云侯之言侯也
侯嘉慶祈福祥之屬者侯侯聲類同白虎通義爵篇云侯者侯

也候逆順也王制孔疏引春秋元命苞云候者候也候王順逆也案說文人部云候伺望也凡嘉慶之事則伺望迎之使來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祈順逆皆有候迎之義故知三者同爲候也云禳禳卻凶咎靈風旱之屬者女祝注云卻變異曰禳與此義同凡凶咎之事則禳卻之使去靈風旱彌災兵遠旱疾靈彌遠亦皆有禳卻之義故知三者同爲禳也又案侯禳皆分方祭之肆師云與祝侯禳于盟及郊是也小子先鄭注云侯禳者侯四時惡氣禳去之也先鄭訓侯禳字義與此注略同而以爲一祭則異後鄭亦不從也云順豐年而順爲之祝辭者疑當重豐年二字以豐年是嘉祥之事故爲祝辭以禮順而候祈之也國語楚語云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亦祝辭之義云逆迎也者爾雅

周禮正義

禮五十

一一 禮學疏林

五百四十七

釋言文說文走部云逆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大史注亦同
謂時雨將至爲此祭祀以迎之云彌讀曰救者段玉裁云救彌
聲類同部云救安也者男巫注同說文走部云救撫也讀若弭
重文休教或从人廣雅釋詁云休安也案大祝先鄭注云化祝
弭災兵也郊特牲云祭有所焉有報焉有由辟焉注云辟讀爲
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字並作弭則與男巫招弭字同以說文
攷之彌當爲長部彌字之變體弓部云弭弓無緣可以解轡紛
者字與彌別而聲讀相近又有𨔵字云𨔵弓也玉篇弓部謂與
彌同案𨔵弓與解義亦相近說文心部又有𨔵字云𨔵也一日
止也弭與𨔵義亦略同以大祝及郊特牲注校之竊疑漢時通
用弭爲彌此經例用古字作彌注例用今字當作弭故甸師注

弭後殃字亦作弭今本大祝小祝男巫經注並弭河錦出非其
舊也至此經凡云彌者並取安息禦止之義杜子春男巫注讀
弭如彌而鄭於此彌及男巫之弭皆破爲教義並通也詳大祝
男巫疏又案周書王會篇云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彌宗
旁之爲諸侯有疾病之醫藥所居孔注云彌宗官名案彼祝淮
祝榮卽大祝下大夫二人彌宗疑卽小祝此官掌彌災兵遠旱
疾古巫祝兼治疾病故謂之彌宗而主諸侯疾病醫藥之事與
大祭祀逆齋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陪贊徹贊奠隨尸之祭也奠
奠爵也祭祀奠先徹後反言之者明所佐大祝非一疏大祭祀
逆齋盛者贊少宗伯也齊依鄭讀亦當爲桑詳小宗伯疏賈疏
云祭宗廟饋獻後尸將入室食小祝於廟門外迎饗人之齋盛

於廟堂東賓之薦於神座前江永云此條逆盥盛在迎尸之上
小宗伯云祭之日逆盥省饌告時于王告備于王肆師云祭之
日表盥盛告絜展器陳告備據此諸文逆盥當在鬯祭之晨而
此疏云饋獻後尸將入室乃逆盥恐不然也案江說是也黃以
周說同但大祭逆盥盛當有兩次一在祭日之晨所逆者未炊
之米也一在六獻後尸將入室時所逆者已炊之食小宗伯注
云逆盥受饋人之盛以入是也此與小宗伯並當通賅兩逆而
注疏皆偏據後逆爲說未賅亦詳小宗伯疏云送逆尸者祭初
逆尸入廟門贊大祝也祭畢又送尸出廟門少牢饋食禮云尸
設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是也云沃尸盥者賈疏云尸尊不就
洗案特牲少牢尸入廟門盥於盤其時小祝沃水詒讓案內祭

祀尸始入受饌時外祭祀尸入受獻時皆有盥也少牢饋食禮云小祝設槃匱與簞巾于西階東又云尸入門左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匱水西面於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於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特牲饋食記云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匱者西面瀼沃執巾者在匱北注云瀼沃稍注之案沃盥卽奉匱水澆沃之也少牢禮小祝設盥器而宗人沃尸盥者與天子禮異也士師云祀五帝則沃尸盥然則自祀五帝外餘大祭祀皆小祝沃尸盥矣凡尸盥於槃沃用匱詳鬱人疏云贊陪者贊大祝命祭也賈疏云案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妥尸只陪祭以韭菹攝于醢以祭於豆閒小祝其時贊尸以授之云贊醢者亦贊大祝合之也又佐膳夫內小臣徹俎九嬪外宗徹豆

遠則彼爲官膳也云贊奠者亦贊大祝也賈疏云大祝酌酒奠於銅南則郊特牲注天子奠罍諸侯奠角小祝其時贊之注云隋尸之祭也者謂尸未食前之隋祭也守祫注云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是也特牲饋食禮云祝命按祭彼注亦謂按隋讀同詳守祫疏賈疏云主人受尸辭時亦有隋祭但此經贊隋文承逆尸沃尸之下故隋是尸之祭也云奠奠爵也者四獻後延主人室時奠神之爵也其爵用罍其酒禮運孔疏謂天子用齊酒是也士虞禮特牲饋食禮並云祝洗酌奠奠于銅南又少牢饋食禮云祝酌奠注云酌奠酌酒爲神奠之又特牲禮眾賓長加爵後有嗣舉奠少牢則無之特牲注云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辟諸侯則天子諸侯亦有嗣舉奠之禮故文王世子云其登

修獻受奠則以上嗣是也云祭祀奠先徹後者賈疏云奠爵在尸食前徹在尸饌後故云奠先徹後詒讓案依禮送尸在贊徹前亦在贊奠後也云反言之者明所佐大祝非一者謂小祝佐大祝先後非一事故其文不次也凡事佐大祝唯大祝所有事疏注云唯大祝所有事者賈疏云經云凡事諸有事皆佐大祝故鄭云唯大祝所有事乃佐之據大祝職不言之者或佐餘官或小祝專行之也若然佐大祝不在職末言之於此見文者欲見自此已上有佐大祝者自此已下唯大喪贊渀佐大祝設熬以下小祝專行大喪贊渀故書渀爲攝杜子春云當爲渀渀謂浴尸疏大喪贊渀者亦贊大祝也注云故書渀爲攝杜子春云當爲渀渀謂浴尸者段玉裁云此字之誤也詒讓案小宗伯

王崩大肆以柩也。渢注杜子春讀渢爲泯以柩也。浴尸此渢故書誤爲攝杜又依彼及大祝文讀爲渢不讀爲泯者疑彼注字誤或以說具於彼此不復出欲學者互訂之與設熬置銘銘今書或作名鄭司農云銘書死者名於旌今謂之柩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繡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二尺置于西階上重木置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弔餘傾盛以二帛縣于重幕用葦席取銘置于重杜子春云熬謂重也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肅其道焉爾重主道也殷主纁重焉周主微重焉奠以素器以主人有哀素之心也玄謂熬者棺既蓋設於其旁所以感蚍蜉也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大

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
有魚腊饌于西北南又曰設熬旁一筐乃塗疏設熬置銘者此
謂殯日也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大夫士庶人
三日而殯凡喪禮始死視卽置銘於重至殯乃設熬此先設熬
後置銘者士喪禮云設熬乃塗卒塗視取銘置于殯將葬啟殯
後又云取銘置于重及祖又云祖還車視取銘置于茵是置銘
不止一次經通咳前後故文不次也 注云銘今書或作名者
名銘聲類同段玉裁云說文金部不收銘字蓋於周禮取今書
於儀禮取今文也徐養原云銘旌之銘今文固作名矣若銘刻
之銘今文未必作名也說文無銘字蓋偶遺之漢碑有周儼功
勳銘又孔宙碑魯相謁孔廟殘碑皆有銘字鄭司農云銘書死

者名於旌者此從故書作銘爲釋也司勳注云銘之言名也荀子禮論篇云銘誅繫世敬傳其名也是銘卽取書名爲義故古卽作名字云今謂之柩者舉漢時俗語爲釋賈疏云銘所以表柩故漢時謂銘爲柩孔廣森云薛宣傳池陽舉廉吏王立未及召死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此疏釋鄭意云漢時謂銘爲柩然則彼言書柩者卽是書銘矣案孔說是也荀子禮論篇云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疑周末已通以銘爲柩與漢時語同矣御覽禮儀部引禮統云柩之言久也且書其諱置棺旁萬世久藏也亦其證引士喪禮者證銘之形制云爲銘各以其物者銘釋文作名鄭彼注云銘明旌也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今文銘皆爲名案先鄭於此經不從今書

或本作名則於禮經亦未必盡從今文釋文本恐非賈疏云謂
爲錦旂用生時旌旗但沾而小案士喪禮注王則大常諸侯則
建旂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云亡則以緇長半幅者注云亡無
也無旌不命之士也半幅一尺賈士喪禮疏云經直云長半幅
不言廣則亦三寸云賴末長終幅廣三寸者賴釋文作賴今本
儀禮作賴司常後鄭注引亦作賴案經正字賴或體賴卽賴之
俗注云終幅二尺賈士喪禮疏云布幅二尺二寸今云二尺者
兩邊除二寸而言之案賈彼疏以緇長一尺賴二尺爲同用布
爲之此疏以賴末爲赤色緇兩說歧悟未知孰是云書名于末
由某氏某之極者今儀禮名亦作銘司常後鄭注引作名與此
同注云今文末爲旂也在棺爲極黃以周云銘名古通惟書名

周禮正義

禮五十

七

禮記集說卷之五十六

于末之銘字當作名二鄭所引不誤案黃說是也末不作旃亦先鄭不盡從今文之證賈疏云書死者名於殯末之上某氏是姓下某是名此謂士禮案喪服小記云周天子諸侯大夫書銘並與士同云竹杠長三尺者注云杠銘槨也賈疏云依禮緯天子旌旗之杠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今士三尺者則天子以下皆以尺易仞云置于西階上者彼文西階上有字字注云字柁也此引無疑先鄭所省賈疏云始死卽作銘倚于重殯訖置于西階上屋宇下云重木置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者士喪禮云重木刊鑿之何人置重于中庭參分庭一在南此節引之彼注云木也縣物焉曰重刊斲治鑿之爲縣簪孔也土重木長三尺賈疏云經雖不言重土喪禮有取銘置于重是以因

銘兼解重重木當約銘旌之方入了九尺云粥餘飯盛以二鬲
縣于重幕用葦席者士喪禮云夏祝霤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
幕用疏布久之繫用紼縣于重幕用葦席注云霤餘飯以飯尸
飯米爲霤也彼釋文云霤本又作粥此所引與陸所見或本同
御覽禮儀部引士喪禮作盛用二鬲疑先鄭所據禮經亦本有
盛字賈疏云粥餘飯者飯米與沐米同案喪大記君沐梁大夫
沐稷天子之士沐梁諸侯士沐稻天子常沐黍飯米之餘以爲
粥盛以二鬲案鄭注士喪禮鬲與簋同差天子入諸侯六大夫
四士二云取銘置于重者銘亦當從釋文作名士喪禮云祝取
銘置于重賈疏云謂未殯以前殯訖則置于西階上是也杜子
春云熬謂重也者杜意蓋以熬指重鬲所盛之餘飯而言粥餘

飯或更熬之也然與士喪禮不合蓋偶失檢故後鄭不從引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者舊本無其字宋董本岳本及注疏本並有與禮記同今據增釋文重識字士喪禮注引檀弓同今本禮記不重段玉裁云子春所引檀弓與鄭君注士喪皆云故以其旗識識之今本周禮注少一識字釋文獨爲善本盧文弨云識古幟字亦旗類上識字是幟下識字乃記也司常注亦有微識語案段應說是也賈士喪禮疏引此注亦不重識字不若陸所據本之善又檀弓別下有已字彼釋文云本或無已字非此注與陸所見或本正同鄭彼注云明旌神明之旌不可別形貌不見云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爾者爾彼文作耳賈疏云鄭彼注謂重與莫則斯錄之據

重斯盡其道據奠以是子春引證重則取愛之斯錄之不取倣
之斯盡其道連引之耳云重主道也者彼注云始死未作主具
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云殷主綴重焉者彼注
云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懸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賈
疏云謂始死作重之時至葬後作木主乃綴連重之而懸於祖
廟天祚遷廟乃埋重於廟門外之左云周主徹重焉者彼文徹
重作重徹此疑涉上文而誤賈疏云周人不綴重亦死始作重
至葬朝廟重先柩從入祖廟朝廟訖明旦將葬重先出倚於道
左葬後既虞埋於所倚之處故鄭注云周人作主徹重埋之云
奠以素器以主人有哀素之心也者彼文主人作生者此杜所
改鄭彼注云哀素見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賈疏云杜子

周禮正義 禮五十

九

五百四十六

春連引於經無所當云玄謂熬者棺既蓋設於其旁者後鄉以熬爲煎穀破子春以熬爲重之說也士喪禮云奉尸斂于棺乃蓋而後設熬是設熬在既蓋棺後也云所以惑蚍蜉也者舍人注同引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者證熬爲熬穀並詳舍人疏引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站南者此證士熬二種四筐之事賈疏云堂西南隅謂之站饌於此者據未用時加之蓋後設於棺旁云又曰設熬旁一筐乃盛者證設筐熬之法賈疏云此皆所設之處言旁一筐則首足各一筐太夫亦旁各二筐首足各一筐君八筐左右各二筐首足亦各二筐鄒君引此者將以破子春爲重案賈此疏不詳天子設筐之法舍人疏說天子熬用六穀十

匡首足各一匡則餘設於左右者有八匡依此疏說君八匡設
法例之則首足各二匡設左右者止有六匡與彼疏例不同未
知孰是及葬設道殯之奠分禱五祀杜子春云禱當爲菜道中
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立謂禱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分
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夫此宮中不復反故興祭祀也王七祀
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疏分禱五祀者於大遣奠
後爲葬禱也注杜子春云禱當爲菜道中祭也者豈人禁門
用醢爾杜亦讀禱爲菜云菜盛也與此義同道中祭與大祝先
鄭注所謂祭義之道中亦略同段玉裁云杜易禱爲菜謂以菜
盛祭於道中也云漢儀每街路輒祭者蓋據漢大喪儀今無攷
賈疏云後鄭不從者案禮道中無祭法云立謂禱猶送也者破

子春讀也說文貝部云齎持遺也引申爲齎送廣雅釋詁云齎送也云送道之奠謂遺奠也者鄭既夕注云遺猶送也是齎遺並有送訓故後鄭釋爲遺奠此義固較杜爲長但經云道齋之奠而大遺奠則在廟而不在道於義微有未協竊謂此仍當兼取杜說蓋大遺奠奠畢包牲體載於遺車從柩而行道中或有停止則卽陳以爲奠至壙則藏於窆在道謂之道齋之奠猶之入壙則謂之奠窆量人云奠窆之知實是也若然道齋之奠雖卽遺奠之類臂膺脰三體而主行道言之則與廟奠小異其法數則禮記注云遺奠天子大半包九個諸侯亦大半包七个大夫亦大半包五個士少半包三個賈既夕疏云天子一大半又加以馬牲特別有三體則十二體就十二體中細分爲八十一

个九包包各九个是也互詳大史巾車疏云分其牲體以祭五
祀告王去此官中不復反故興祭祀也者明經云分禱五祀卽
承上道齋之奠爲文所分者卽道齋奠之餘也賈疏云言分牲
體者包牲而取其下體下體之外分之爲五處祭也案賈據旣
夕經注義也旣夕注釋包牲取下體云土苞三个前脛折取臂
臠後脛折取骼亦得俎釋三个蓋鄭意包遺奠與特牲饋食禮
歸尸俎禮相擬故亦俎釋三个所釋者卽以分禱五祀猶特牲
釋个爲陽厭也但諸審此疏云下體之外分之爲五處祭則是
前後脛骨之外別取脊脊諸體以祭而旣夕疏則謂所包臂臠
脛之外取所餘肩膊等以祭是仍在下體之內兩疏義小異經
注並無文未知孰得其正也又案此分禱五祀爲祈禱之事注

通言之故云祭祀據曾子問云天子崩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視舉斂而已然則未葬遇五祀正祭亦輟不行惟禘禮輒得於葬時行之故其俎實亦取包牲之餘不特殺也云王七祀者祭法云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鄭注云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胥察三命中雷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是王有七祀也曲禮說天子祭五祀注以爲殷制云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者凡王平生出入蓋有告五祀之法若聘禮使行釋幣於行之比鄭言此者明七祀去其二爲五與大宗伯五祀爲五神異也黃以周云周

禮五祀有二一爲中祀左傳所云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是也
也在王者宮中日戶竈中雷門行羣小祀也大宗伯五祀文在五
嶽上爲中祀故鄭據左傳文以釋之小祝所掌五祀爲羣小
祀故鄭據月令文以釋之賈疏云案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
祀中雷秋則祀門冬則祀行此並是人之以所由從之處非直
四時合祭所以出入亦宜告之案祭法王七祀之中有司命大
厲此經五祀與月令同月令不祭司命及大厲之等此不祭則
可知既夕士禮亦云分禱五祀者鄭注云博求之依祭法士二
祀案賈據既夕記云乃行禱于五祀但彼士禮禱在屬纊時與
此王禮葬將行時禱事異而其事於五祀則同大師掌釁祈
號祝鄭司農云釁謂釁鼓也春秋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

奉以從疏大師掌聲祈祝號者賈疏云言掌聲者據大師之文而言耳則惟爲以血盞鼓祈號祝者將出軍禱祈之禮皆小祝號以讀祝辭蓋所以令將軍祈而請之也此皆小事故大師用小祝以讀祝耳案據賈說則此祈與大祝六祈之所同雖以聲祈連文而與肆師祈耳義別也 注鄭司農云聲謂聲鼓也者左僖三十三年傳秦孟明日不以繁臣聲鼓杜注云殺人以血塗鼓謂之聲鼓漢書高祖紀聲鼓顏注引應劭云聲祭也殺牲以血塗鼓聲呼爲聲史記索隱引司馬法云血于鼙鼓者神戎器也鼙互詳天府疏引春秋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鼙鼓祝奉以從者證大師鼙鼓祝所有事也詳小宗伯疏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故書記或作禋郊司農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無

令寇侵犯之杜子春讀禋爲祀書亦或爲祀立謂保祀互文郊
祀皆守而祀之彌裁兵疏注云故書祀或作禋者大宗伯小子
五祀注云故書祀作禋凡故書非一本此經故書間有作祀者
鄭從祀爲正本故云或作禋大宗伯小子則故書皆作禋不作
祀故不云或此鄭校讀之例也鄭司農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
社無令寇侵犯之者先鄭以郊祀爲郊羣祀之兆則以郊祀連
讀于社猶言及社社在郊者謂在南郊藉田之王社也都宗人
云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壇則此保亦謂小祝率領徒屬
居郊社之兆壇而守之云杜子春讀禋爲祀書亦或爲祀者大
宗伯先鄭讀同杜從禋爲正本而改其讀故以作祀者爲或本
也云立謂保祀互文郊祀皆守而祀之者破先鄭義也後鄭以

祀于社屬讀祀卽謂祈禱也賈疏云郊言保守亦祀社言祀亦保守故云郊社皆守而祀之詒讓案都宗人寇戎保神境無祀事者蓋文不具云彌裁兵者據上文明寇戎之事當有所祀也彌裁疑當同大祝注作弭災詳前疏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疏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者賈疏云案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鄭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案司服羣小祝用玄冕鄭注云小祭祀謂林澤四方百物是外小祭祀也其內小祝謂宮中七祀之等小喪紀者王后以下之喪小會同謂諸侯遣臣來王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之禮小軍旅者王不自行遣卿大夫征伐掌事者此數事皆小祝專掌其事也案小祭祀詳肆師司服疏小喪紀者賈謂據王

后以下今攷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又大
史注云小喪卿大夫也賈外喪小司馬疏亦並謂夫人以下之
喪則不得有王后此疏蓋誤此小喪或當兼含王子弟內諸侯
及卿大夫之喪言之詳外喪大史疏小會同賈謂諸侯遣臣來
王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小司馬疏說亦同蓋據典瑞注
說諸侯使大夫時聘殷規既而爲壇會之使大夫執琬圭珍圭
以命之是大會同外別有此王人與邦國使臣會同之小禮也
金鶚云小行人云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可知人臣無會同
之禮天子在上而卿大夫自相會同此春秋衰世之事而謂成
周有之乎必不然矣孫希旦云王官伯出會諸侯則謂之小會
同小祝小會同掌事焉是也案典瑞注大夫壇會命事之說於

禮未協金據小行人文謂人臣無會同之禮黃以周說同足正
賈氏之誤孫謂此小會同爲王官伯與諸侯會同之禮說亦其
塙左哀十三年傳子服景伯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
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合諸侯正所謂小會同
也蓋西周盛時無大夫會盟之事而王官伯與諸侯會盟則自
是正禮所合者卽五等之君與大行人以會同專屬君禮義亦
不相妨也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鄭司農云勸防引柩也杜子春云防當
爲披玄謂勸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戲疏掌大喪勸防
之事者大喪亦王后世子也 注鄭司農云勸防引柩也者大
史先鄭注云勸防引六紼與此義同卽大司徒云大喪屬其六

引是也先鄭以勸防總爲引柅之事謂勸助其力防其危險然其義未析故後鄭分別釋之杜子春云防當爲披者據司士及既夕禮喪大記並有披故破此防爲披也後鄭說亦與杜略同惟不破字爲異王念孫云說文曰從旁持曰披防旁聲相近旁披聲之轉周髀曰旁沱四隤而下滂沱卽陂陀也滂陂亦聲之轉故杜氏讀防爲披矣云玄謂勸猶倡卽前引者者說文力部云勸勉也此通柅在廟在道言之倡卽前引謂居前勸勉引柅者助其用力也賈疏云卽下經御柅一也謂執纛居柅路前卻行左右車腳有高下則以纛詔告執披者使持制之不至傾虧倡先也故云倡卽前引者云防謂執披備傾軼者此專據柅行在道謂居旁防護之司士云作六軍之士執披則披非喪祝所

周禮正義

禮五十

十五

楚學子註本

五百四十七

執但掌其事耳呂飛鵬云防有備禦之義故鄭以執披備傾戲
釋之詒讓案釋文戲音虧賈疏述注作傾虧既夕禮云乃載商
祝飾柩設披注云披絡柳棺上貫結於載人居旁牽之以備傾
虧又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注云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
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據彼注則
疏作傾虧是也檀弓設披孔疏亦云傾虧廣雅釋詁云傾虧戲
衰也釋名釋喪制云兩旁引之曰披披擺也各於一旁引擺之
備傾倚也傾戲傾虧傾倚並聲近義同喪大記孔疏云謂之披
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敬左
則引右敬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披互詳司士疏及辟合啓
鄭司農云辟謂除蔽塗梓也令啓謂喪祝主命役人開之也檀

弓日天子之殯也鼓塗龍輓以梓加斧于梓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疏及辟令啓者以下說於窆啓殯遷柩適祖廟之事謂王喪七月而葬之前八日則辟塗啓殯而遷柩也啓訖卽朝廟故既夕禮目錄云凡朝廟日請啓期必容焉賈彼疏云以其一廟則一日朝天子七廟者葬前八日是也注云鄭司農云辟謂除鼓塗梓也者小爾雅廣言云辟除也謂除鼓塗去之檀弓孔疏云鼓塗也謂用木鼓棺而四面塗之梓者亦題漢鼓木象梓之形云令啓謂喪祝主命役人開之也者小爾雅廣詁云啓開也既夕禮請啓同注云今文啓爲開役人謂胥徒開殯者喪祝主命之也引檀弓日天子之殯也鼓塗龍輓以梓加斧于梓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者證天子殯有鼓塗梓必辟除乃可開殯

鄭彼注云鼓木以周龍輶如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輶車畫輶爲龍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終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畫塗之員疏云天子諸侯殯用輶車天子畫輶爲龍先置龍輶於西階之上又置四重棺於輶車之中大斂於阼階訖奉尸入棺加蓋乃置熬於棺傍乃於椁櫨其四面與棺平乃加斧於棺上以覆棺上更加之以椁材乃畢塗之如四面雷屋故云鼓塗龍輶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案檀弓云布幕衛綈幕魯布幕諸侯法綈幕天子禮刺以黼文謂之斧者形如大斧文言上者加斧訖乃攢塗其上故言加斧於椁上及朝御匱乃食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則喪祔爲御柩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

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故春秋傳
曰凡夫人不殯于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晉文公卒將殯於曲
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又曰丙午入于
曲沃丁未朝于武宮玄謂乃奠朝廟奠疏及朝御匱乃奠者賈
疏云及猶至也謂侵夜啓殯昧爽朝廟故云及朝御匱者發殯
宮轎車載至廟其時喪祝執蠶居前以御正柩也奠者案既夕
禮朝廟之時重先奠從柩從柩從柩昨夜夕奠至廟下棺於
廟兩楹之間棺西設此宿奠至明徹去宿奠乃設此朝廟之奠
於柩西故云乃奠注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而
後行者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鄭彼注云遷徙也徙於祖朝祖
廟也蓋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既夕又云饌於廟廟廟即考

廟也云則喪祝爲御柩也者經作匱注作柩亦經用古字注用
今字之例詳鄉師疏御柩者亦執紼居前爲節度詳後疏引柩
弓者證喪有朝廟鄭彼注云朝謂遷柩于廟賈疏云殷人殯於
廟始死斂訖卽以柩朝廟而殯之用人不殯於廟故始死殯於
路寢七月而葬以次朝七廟先禰而後祖廟別一宿後朝始祖
廟遂出葬於墓植弓孔疏云朝廟之禮每廟皆朝故旣夕禮云
其二廟則饌於廟廟下云降柩如初適祖則天子諸侯以下每
廟皆一日至遠祖之廟當日朝畢則爲祖祭至明日設遣奠而
行案據賈孔說則王喪當徧朝七廟攷曾子問云天子崩國君
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
是未葬以前自禰以上六廟並無主而得徧行朝禮者蓋將朝

之前祝先迎主反羣廟既饗而主仍藏祖廟與新主祔祖後仍
反於寢事相類也云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于廟不祔于姑
則弗致也者賈疏云此僖八年左氏傳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
夫人傳曰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
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注云寢小寢同同盟將葬又
不以殯過廟言諸侯夫人有罪不以禮終不當致檀弓孔疏云
此言周人不殯于廟案僖八年致哀姜左傳云不殯于廟則弗
致也則正禮當殯於廟者服氏云不薨於寢寢謂小寢不殯於
廟廟謂殯宮鬼神之所在謂之廟鄭康成以爲春秋變周之文
從殷之質故殯於廟杜預以爲不以殯朝廟未詳孰是詔讓案
襄四年傳云定姒薨不殯于廟注亦云殯不過廟依杜說則所

周禮正義

禮五十

十八 楚定學子禮本

五百四十七

謂不殯廟者卽不朝於廟依服說則不殯廟卽不殯於寢此並因檀弓言周禮無殯廟故強爲之說先鄭此注旣引檀弓於前又引左傳此文則亦不以殯廟爲殯尸於廟可知今案左傳之殯廟卽檀弓之殯祖不宜異訓服杜兩說並未允協孔引後鄭說以左傳爲殷法孔廣森又申其義援明堂位魯禘牲用白牡及公羊定元年傳正棺於兩楹之間證魯用殷禮其說致瑯足以及正先鄭及服杜諸家之誤矣云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者於舊本作于今據宋注疏本正賈疏云此左氏僖公三十二年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就宗廟已下鄭君解義語云晉宗廟在曲沃者左傳杜注云曲沃有舊宮焉義與先鄭同賈疏云晉承桓叔之後桓叔本在曲沃故晉宗廟在曲沃云故曰

曲沃君之宗也者賈疏云莊二十八年左氏傳驪姬欲立其子
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不可以
無主夏使太子居曲沃是也案杜注云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
廟所在云又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者僖二十四年
傳記晉文公入國時事云二月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
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杜注云文公之祖武公廟引此諸文並證
曲沃有宗廟也國語晉語云烝於武公韋注亦云武公獻公之
廟廟在曲沃賈疏云案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於宮葬乃
朝廟案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義
異未通其說荅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
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何者既夕將葬遷于祖

用軸既夕是周公正經朝廟乃葬故云不得難經孔子發凡言不瘞于寢不殯于廟不封于姑則不致明正禮約殯于廟發凡則是闕異代何者孔子作春秋以通三王之禮先鄭引之者欲見春秋之世諸侯殯于廟亦當朝廟乃殯案據賈引鄭志說則皆文公亦殯於廟依殷禮也與孔氏說可互證云立謂乃奠朝廟奠者卽遷祖奠也既夕禮遷柩朝廟徹宿奠後云厥明乃奠注云爲遷祖奠也又記云其二廟則饌于禴廟如小歛奠乃啟據彼推之則天子七廟啟日先朝禴廟其奠亦如小歛奠以後五日徧朝諸廟其奠並同至第七日朝大祖廟其奠則如大歛奠若然天子朝廟奠有七次唯末奠特盛也又案天子喪禮奠有十一始崩奠二小歛奠二大歛奠四朝夕哭奠五朔月奠六

月半奠七薦新奠八遷祖奠九祖奠十大遣奠鄭知此奠爲遷
祖奠者以文承朝廟後也賈疏云以經文奠在朝下明不攝初
來宿奠是據厥明所設朝廟之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鄭司農
云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時出則祖也故曰事死如事生禮也
檀弓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
於墓所以卽遠也祖時喪祝主飾棺乃載遂御之喪祝爲柩車
御也或謂及祖至祖廟也立謂祖爲行始飾棺設柳池組之屬
其序載而後飾旣飾當還車鄉外喪祝御之御之者執紼居前
御行爲節度疏及祖者賈疏云初朝禰次第朝親廟四次朝二
桃次朝始祖后稷之廟至此廟中設祖祭案旣夕禮請祖期日
日側是至祖廟之中而行祖祖始也爲行始云飾棺乃載者賈

疏云既載乃飾案既夕禮遂匠納車於階閒卻柩而下棺乃飾棺設帷荒之屬飾訖乃還車向外移柩車去載處至庭中車西設祖奠天子之禮亦是先載乃飾棺此先云飾棺後言乃載者直取便文非行事之次第云遂御者王念孫云御下當有之字案鄭仲師云遂御之喪祝爲柩車御也康成云御之者執紼居前卻行爲節度疏云遂御之者喪祝執紼卻行御正柩故云遂御之則經文有之字明矣自唐石經始脫之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後漢書蔡邕傳注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一引此並作遂御之小宗伯云及執事祔葬獻器遂哭之鬱人云其其祔器遂獵之巾車云飾遣車遂廡之行文義並與此同案王說是也賈疏云加飾訖移柩車喪祝執紼卻行御正柩故云遂御之注

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於庭者於舊本作于今據汪道昆本及注疏本校正既夕禮記在葬前一日遷廟奠後彼文云商祝御柩乃祖注云還柩鄉外又云祖還車注云祖有行漸車亦宜鄉外也又云布席乃奠注云車已祖可以爲之奠也是之謂祖奠據此是還柩及車向外謂之祖因而設奠謂之祖奠此經之祖蓋兼還柩及祖奠言之祖於庭據檀弓文云象生時出則祖也者謂象生時出行有祖道飲酒故葬亦有祖奠也既夕禮有司請祖期後鄭彼注亦云將行而飲酒曰祖生人出有祖詳大取疏云故曰事死如事生禮也者賈疏云案祭義云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義出於彼以其生時出有祖故死亦有祖引檀弓者賈疏云案檀弓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奠徹推柩而反之

曾子從者怪主人推柩而反問於曾子曾子對曰胡爲其不可從者問子游子游對此辭云飯於牖下者謂始死於北牖下邊尸於南牖下沐浴訖既飯含故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小斂十九稱在戶內大斂於阼者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諸侯百稱天子百二十稱皆於阼階故言大斂於阼殯於客位者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兩楹間周人殯於西階故云殯於客位祖於庭者行祖祭在祖廟之庭葬於墓者行祖祭訖至明旦行大遣奠既奠引柩向壙故云葬於墓所以卽遠也者此子游之意從飯於牖下至葬於墓卽就也節級皆是就遠不合反來引之者證此經祖是爲行祖向遠之義云祖時喪祝主飾棺乃載者載謂載柩於柩路也既夕禮請祖期後云乃載商祝飾柩先鄭注

經文先飾棺後載與既夕不合故後鄭不從云遂御之喪祖爲
柩車御也者既夕禮云商祝御柩商祝卽夷祝也前朝廟還柩
用輜不用車此既載則柩在車故云爲柩車御御亦謂御正柩
與凡取車異云或謂及祖至祖廟也者賈疏云以其飾載在祖
廟中故以祖爲祖廟解之後鄭雖不從亦通一義案喪禮自啟
殯還祖卽至祖廟此上文已有朝廟及奠則早已在祖廟矣不
應此更云及祖故二鄭並不從賈謂亦通一義非也云玄謂祖
爲行始者中先鄭出祖之義明不如或說也爾雅釋詁云祖始
也既夕禮注說祖亦云還柩鄉外爲行始白虎通義崩薨篇云
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設於庭也乘輜車辭祖
廟故名爲祖載也案班義與鄭異而謂祖爲始則同云飾棺設

柳池紐之屬者柳池紐皆棺飾詳縫人疏云之屬者凡齊拔之類皆是也云其序載而後飾既飾當還車鄉外喪視御之者還車向外卽所謂祖也其序先載次飾次祖賈疏云鄭見經先言飾棺後言乃載車向外於文倒故依既夕禮先載而後飾當還車向外以其載時車北向飾訖當還車向外喪視御之云御之者執紼居前卻行爲節度者謂卽肅所謂羽葆幢也鄉師云及葬執紼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是凡御柩者皆執紼故鄭謂此喪視御柩亦執紼必卻行者以方還柩向外居前者行當向柩故卻退而行鄭注既夕商視御柩云亦執功布居前爲還柩車爲節彼士禮改執功布而不執紼制詳鄉師疏賈疏云恐柩車傾軋以肅告之故云爲節度也及葬御匱出宮乃代喪視

一人相與更也疏及葬御匱出宮乃代者以下並祖奠畢恣行
適葬之事御匱者與鄉師匠師爲官聯也賈疏云謂於祖廟厥
明大奠後引輓車出喪祝於輓車前卻行御輓車出官注云
喪祝二人相與更也者說文人部云代更也賈疏云案序官云
喪祝上士二人故鄭云二人相與更也及壙說載除飾鄭司農
云壙謂穿中也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四器之屬令可舉
移安錯之立謂除飾使其寔稱周人之葬牆置器疏注鄭司農
云壙謂穿中也者方相氏注云壙謂穿地中也說文士部云壙
塹穴也塹阮也蓋穿地爲阮謂之壙因以爲墓穿之名也廣雅
釋邱云藏謂之壙釋名釋喪制云壙藏也藏於空曠處也漢書
外戚傳顏注云穿謂壙中也云說載下棺也者鄉射禮注云說

周禮正義 禮五十

三

林氏與了凡本

解也在涂時棺載於柩車及壙則喪祝解說而下其棺別載於龍輅以入於穿也云除飾去棺飾也者廣雅釋詁云除去也亦謂解說去之既寔則以入壙覆棺既夕謂之見是也天子棺飾詳經人疏云四盤之屬者釋文云盤木亦作晏案盤字是也四盤者卽左哀二十五年傳所云四翼不蹕經人先鄭注引彼文亦作盤彼四翼大夫禮若天子則八翼並詳經人疏云令可舉移安錯之者賈疏云除去棺飾者令可舉移安錯於壙中安錯之言出孝經詒讓案孝經喪親章云卜其宅兆而安措之錯措字通小爾雅廣言云措置也云玄謂除飾便其寔爾者鄭師注云玄謂葬下棺也後鄭謂除去棺飾爲便下棺見寔後仍加飾非除去不用也亦與先鄭義同云周人之葬殯置盤者據棺弓

文證葬入壙亦置飾也亦詳縫人疏小喪亦如之疏小喪亦如之者賈疏云小喪王后世子以下之喪自掌擯防已下至除飾皆據于喪其小喪亦有擯防已下之事故云亦如之案賈說非也依宰夫大宗伯注義上文大喪內當含有后世子不得爲小喪宰夫注又云小喪夫人以下此經之義當如彼注至大史小喪賜諡注云小喪卿大夫也此下文又云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馬則此小喪不關卿大夫明矣又此小喪疑當兼有三公內諸侯之喪詳外喪大史疏掌喪祭祝號喪祭虞也檀弓曰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疏注云喪祭虞也者小宗伯注云喪祭虞祔也此不及祔者以卒哭已爲吉祭祔更在卒哭之後故不數之

士虞禮云視免澡葛經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
卽位于門西東面南上蓋卽喪視也引檀弓者證喪祭爲虞之
義不忍一日難也不檀弓作弗小宗伯注引同此疑字誤並詳
彼疏王弼則與平前鄭司農云喪視與坐以桃厲執戈在王前
檀弓曰君臨臣喪以來視桃菊執戈慈之也所以異於生也春
秋傳曰楚人使公親視公使平以桃菊先祓殯楚人弗禁旣而
悔之君臨臣喪之禮故悔之疏王弼則與平前者此與男巫爲
官聯也荀子正論篇云天子出戶而平視有事出門而宗視有
事蓋謂此也白虎通義崩薨篇云臣子死君往弔之何親與之
共治民恩深義重厚欲躬見之祿記云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
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旣殯而往爲

之賜大斂焉孔疏引熊安生云卿則小斂焉爲之賜則未襲而往又引左傳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證卿當視小斂及公羊昭十五年叔弓卒傳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袒弓注以爲未襲證卿未襲而往若然王於公卿大夫士之喪其弔臨差次亦當與彼同故司服王於三公六卿諸侯大夫士皆有弔服又王弔諸侯三公以卿禮準之當亦未襲而往大司馬說王有弔士庶子當亦準士禮既殯而往互詳司服大司馬疏 注鄭司農云喪視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者段玉裁云厲卽蒨之假借賈疏云桃蒨二者視與巫執之執戈者是小臣也案喪大記小臣一人執戈立於前一人立於後彼是諸侯法王弔亦然故兼言執戈案桃蒨詳戎右疏引檀弓曰君

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者段玉裁云此及下二茢字當本同上作厲如縫人注改麗爲襲之類釋文音上桃厲云記作茢正謂與此注不同也案段說近是先鄭引此者證王弼巫祝當有事也後鄭彼注云爲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桃鬼所惡茢荏苒可埽不祥案士喪說君視斂云君至巫止于廟門外視代之後鄭彼注引此經及檀弓文釋之云皆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檀弓孔疏云天子未襲之前臨臣之喪巫祝桃茢執戈三者並具諸侯臨臣喪未襲之前巫止祝執茢小臣執戈若既襲之後斂殯以來天子與諸侯同並巫止祝代之無桃茢必知襲後無桃茢者案

喪大記大斂惟有巫止之文無桃茢之事今案依後鄭及孔說則王弼祝與巫並前唯諸侯三公六卿之喪或未襲時往乃有是事其大夫以下喪往皆在襲後則巫止於門外王入門後祝前巫不前若諸侯弔事雖未襲以前巫亦止門外無巫祝並前之禮也引春秋傳者左襄二十九年傳記襄公朝於楚遇康王喪之事云楚人使公親視公患之穆叔云祓殯而禭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勿禁旣而悔之杜注云諸侯有遣使贈襚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比祓殯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行禭禮此引以證桃茢爲祓殯也孔疏云檀弓云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記之所言卽是此事所異者此言請禭彼言請襲此

周禮正義

禮五十

五百四十八

言祓殯彼言拂柩雖俱說此事先後不同禮死而沐浴卽襲襲後始小斂大斂乃殯案往年傳公及漢聞康王卒公欲反則康王之卒公未至楚楚人使公親禭傳在此年言之則此年始令公親禭禭不得爲襲也卒已踰月不得柩仍在地足知殯是而柩非記虛而傳實也然則禭衣所以衣尸既殯而使公禭者致禭所以結思好其衣不必充用雜記記致禭之禮云委衣于殯東是旣殯猶致禭也案孔說是也賈疏謂禭卽襲之時未殯而云祓殯者名尸爲殯者失之云君臨臣喪之禮故悔之者兼釋左傳義左傳杜注云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悔之亦同鄭義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勝國邑所誅討者社稷者若亳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奄其上而棲其下爲北隔

疏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者戒社在路門外之東宗廟之前與大社左右相對穀梁哀四年傳云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范注云立臺之社於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白虎通義社稷篇云王者諸侯必有誠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誠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郊特牲孔疏云亡國之社亦有稷故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有稷也案孔說是也淮南子說林訓云無國之稷易爲求福無國卽亡國也云以祭祀禱祠焉者賈疏云祭祀謂春秋

正祭禱祠謂國有故所請求福曰禱得福報賽曰祠 注云勝

國邑所誅討者古謂當代先王誅討所滅之國邑仍存其舊社
稷媒氏注云勝國亡國也邑謂國都猶殷之都亳是也御覽禮
儀部引馬融注云所討國所封邑猶立其社稷案所封邑封疑
當作誅馬鄭義同云社稷者若亳社是矣者穀梁哀四年傳云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
廟屏范注云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亡
國之戒故因謂之亳社左傳杜注說同郊特牲薄社鄭注亦云
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彼釋文云薄本又作亳是鄭以亳社爲
殷社卽范杜說所本呂氏春秋貴直篇狐援曰殷之社蓋於周
之屏是也漢書王莽傳劉嘉奏曰古者辟逆之國四牆其社辯

社諸侯出門見之著以爲戒辯社卽班社言以勝國之社班之
侯國使立爲戒社故魯得有亳社然則周王國侯國咸以亳社
爲戒社更無它社矣而公羊哀四年經傳亳社作蒲社何注云
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則以蒲社爲魯所因國之社依何
說是周惟王都戒社爲殷社其畿外侯國則各自立因國之社
以爲戒社今攷書敘云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詩關風
破斧孔頊引鄭書注以蒲姑爲齊地左昭九年傳蒲姑商奄釋
文引服虔云蒲姑齊也商奄魯也漢書地理志亦謂成王滅蒲
姑以封師尚父則蒲姑乃齊之因國故左昭二十年傳晏子謂
太公居齊爲因蒲姑氏然則卽如何說魯立戒社亦宜立奄社
耳何緣別立奄所遷蒲姑之社何說於義難通殆未足憑矣云

存之者重神也者以其國已雖亡社稷是神事重之不敢廢故
存之也云蓋奄其上而棧其下者約公羊哀四年傳文詳媒氏
疏云爲北闕者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
闕使陰明也鄭彼注云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薄社卽亳社故鄭
據以爲說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疏凡卿大夫之喪
掌事而斂飾棺焉者賈疏云言掌事者雖禮有降殺勸防已下
皆掌之兼主斂事故總云掌事而斂飾棺焉詒議案掌事亦兼
掌詔相之事樂記云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也又喪大記
云大夫之喪大胥侍之眾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注云
胥當爲祝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案以士喪
既夕篇歿之掌襲含小大斂拂柩飾柩御柩者商祝也掌漸水

齋餘飯進奠徹奠者夏祝也掌取銘者周祝也三祝皆卽喪祝是士之喪亦喪祝掌事及敘餼棺此不及士者文不具也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爲鴈貉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詩曰是類是鴈爾雅曰是類是鴈師祭也玄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鴈祭禱氣挾之十百而多獲疏掌四時之田者總冢下文明表貉以下諸事凡詩田古同云表貉之祝號者肆師注說表貉云其神蓋蚩蚩或曰黃帝則於六號當爲鬼號其特號常號當亦有之此官辨其號而爲之祝辭也賈疏云四時田卽大司馬所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案大司馬大閱禮云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當此貉祭之時田祝爲號注云杜子春讀貉爲

百爾所思之百者百爾所思詩鄭風載驅篇文此與肆師祭表
貉注云貉讀爲十百之百同段玉裁云此當是易貉爲禡而訓
其音義爲百故鄭君云禡氣致之十百貉禡百三字同在古音
魚鐸部也與肆師注互却足云言亦或爲禡者大司馬先鄭注
同謂故書或本作禡也說文禡部云禡備行所止恐有慢其神
下而祀之曰禡周禮禡於所征之地案許書字與此或本同而
說與二鄭異許引周禮者據王制云天子將出征禡於所征之
地非此經文云貉兵祭也者謂貉本爲出兵之祭兵祭能言師
祭也云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者甸疑當作田此釋田有表
貉之義穀梁昭八年傳云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又
大宗伯軍禮云大田之禮簡單也是田狩所以講武治兵故卽

用兵祭之禮也引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者
大雅及釋天文引以證彼禡卽此祭同爲兵祭也並詳大祝疏
云玄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者與先鄭說同賈疏云詩與
爾雅據出征之祭田是習兵故亦禡祭云禡氣執之十百而多
獲者從子春讀百爲義取其增氣執以多獲禽獸肆師注云禡
氣勢之增倍執勢古今字此注疑亦當與肆師同舍奠于祖廟
禡亦如之舍讀爲釋釋奠者告將時田若將征伐鄭司農云禡
父廟疏舍奠于祖廟禡亦如之者賈疏云天子將出告廟而行
言釋奠於祖廟者非時而祭卽曰奠以其不立尸奠之言停停
饌具而已七廟俱告故祖禡并言 注云舍讀爲釋者占夢注
同凡此經釋奠釋采字並作舍詳大胥疏云釋奠者告將時田

若將征伐者謂時田之前有此告奠之事與將征伐亦告祖禰
事相若也賈疏云此經上下惟言時田不言征伐案大祝大師
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皆造祖禰故兼言征伐詒讓案大傳說
武王牧野之戰既事而退設奠于牧室彼卽征伐舍奠之事大
祝大會同有反行舍奠亦卽釋奠也文王世子云凡學春官釋
奠於其先師鄭注云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
事助禮藏使者歸釋奠於廟之禮云乃至子孫筵几于室薦脯
醢酒陳席于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醑乃出此
天子將出舍奠之禮當與彼略同王制又云天子出征執有罪
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孔疏云釋奠有牝牢又有幣帛無用菜
之文又引熊安生云釋奠既有牝牢又菜幣兩有陳祥道黃以

周並謂大胤釋奠爲告祭司子問云凡告必用特幣是釋奠有特幣是也但釋奠有特牢則不當有菜魯頌閟宮說在泮獻餼又言采芹藻者采以爲菹爲豆實耳與釋菜實於篚筭異也鄭王制注以釋奠爲釋菜奠幣亦非釋菜不薦饌奠幣卽釋幣與釋奠並不同互詳大胥疏鄭司農云禰父廟者公羊隱元年何注云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左傳襄十三年孔疏云禰近也於諸廟父最爲近也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禰牲禰馬皆掌其祝號師田謂起大眾以田也禽于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于所表之處屬禽別其種類饁饋也以所獲獸饋于郊薦于四方羣祀人又以奠于祖禰薦且告反也斂禽謂取三十人腊人也杜子春云禰禰也爲馬

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旣伯旣禱爾雅曰旣伯旣禱馬
祭也玄謂禱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爲牲祭求肥充爲馬
祭求肥健疏禱牲禱馬者黃以周云凡禱牲禱馬皆在田獵之
先詩吉日文可證上文乃斂禽句與此不相關非田事旣辨乃
禱之也 注云師田謂起大眾以田也者經作甸注作田者小
宗伯注云甸讀曰田經用甸字注從正字也汪道昆本依經作
師甸誤爾雅釋詁云師眾也大田起六軍美卒謁作是起大眾
故大宗伯云大田之禮簡眾也此經師田之文小宰掌次州長
黨正族師遂人縣正稍人小司馬小子及此職凡十見彼九職
鄭皆無釋賈疏並以師爲征伐田爲田獵則分爲二事此注獨
以起大眾以田爲訓則鄭意謂師田卽大田與小宰諸職之師

周禮正義

田僕云及獻比禽注云田弊獲者各獻其禽比種物相從次數之此注別其種類卽比較之事屬與比事亦相成此官與田僕爲官聯也云饅饅也者小宗伯注同云以所獲獸饅於郊薦于四方羣兆者郊有四方羣兆詳小宗伯職賁云田獵在四郊之外還國必過羣兆故將此禽獸薦於羣兆也以禽祭之無祭事案詳小宗伯疏云入又以奠于祖禰薦且告反也者賈疏云上經舍奠於祖廟謂出田今此舍奠在饅饅之下是告反也言薦者又以所獲禽牲薦廟也詒讓案薦者薦所獲禽獸與歲時薦新禮同亦詳大宗伯疏云斂禽謂取二十八腊人也者獸人云凡獸入於腊人取三十亦詳小宗伯疏賈疏云知入腊人者案腊人云掌凡田獸之脯腊案王制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

充君之庖此入腊人者案上殺者乾之以爲豆實供祭祀其餘
人賓客庖厨直入腊人者據祭祀重者而言杜子春云禴禴也
爲馬禴無疾爲田禴多獲禽牲者說文示部云禴禴牲馬祭也
从示周聲重文騾或从馬壽省聲案許亦以禴牲禴馬二祭同
名與杜鄭義不異非以牲馬合爲一禴也禴馬者祭馬祖見毛
詩吉日傳曾釗云禴卽禴別體無煩改讀蓋禴从周周古與壽
通由雅禴謂之帳釋文一作禴書請張爲幻釋文詳本作禴爾
雅作禴爾雅釋言謂禴也謂開成石經作禴說文引詩既伯既
禴更可爲禴卽禴之明證俞樾云禴字蓋卽禴之古文禴從周
聲故亦從壽聲說文示部分禴禴爲二篆蓋卽因此經而誤又
出騾案爲禴之或體則騾案浸多非古字矣杜子春謂禴爲禴

乃以今字釋古字耳鄭必讀如誅而訓爲大義實未安案曾愈說亦通引詩云既伯既禱者小雅吉日篇文波詩紀宜王田獵之事故引以爲證段玉裁云杜引詩者以伯證禱馬毛傳云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此周禮之禱馬也又云禱禱也此釋既禱周禮之禱牲也案段說是也吉日孔疏以伯禱並爲馬祭失之徐鍇說文繫傳引詩伯作禱則以馬祖之祭與餽祭之禱混而爲一尤謬引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者釋天文郭注與毛詩傳同案爾雅云馬祭者釋詩之既伯并及既禱者因舉詩全句故牽連及之其實馬祭不關既禱也杜亦引以爲禱馬之證云玄謂禱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者段玉裁云鄭君不從杜謂禱字之音讀如誅禱字之義則

今所云侏大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故禴之音義皆同
侏大也周聲朱聲古音在尤侯類鄭必易杜說者上文禴祭已
禴氣執之十百而多獲矣不當此禴牲又爲禴多獲禽也惠士
奇云文選注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虐侏張侏猶張
大也李善云侏張卽輶張輶與侏古字通周書請張爲幻侑侏
詩輯皆通大玄八十七家童之次七日修侏侏比于朱儒侏侏
長大貌言雖長大與朱儒等又曰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侑
倡侑與侏同倡倡言大而盛也則侏訓爲大明矣阮元云說文
無侏字當是侑之異體云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者此
二者亦師田時之祭牲卽田獵所獲之牲賈疏謂祭祀之牲非
也肥充肥健並與侏人義協上正其讀此更釋其義也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禡祭之祝號入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詛主於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疏注云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者賈疏云凡八者之內類造已下是大祝六祈大祝不掌祝號故此詛祝與盟同爲祝號秋官自有司盟之官此詛祝兼言之者可盟直掌盟載之法不掌祝號與載辭故使詛祝掌之云盟詛主於要誓者曲禮云約信曰誓涖牲曰盟盟詛亦有誓但以用牲爲異左傳二十八年傳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又哀十一年傳云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並所謂要誓也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者賈疏云盟者盟將來春秋諸侯會有盟無詛詛者詛

往還不因會而爲之故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也詒讓案鄭意
盟詛二者詛小於盟以左傳考之固有一事而盟詛兼行者如
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閭詛諸五父之衢定公五
年陽虎囚季桓子冬十月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庚寅大詛
又六年秋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
父之衢是也又封人云大盟則飾其牛牲注云大盟會同之盟
又左傳有大詛則盟詛二者亦自有大小矣至於盟亦有盟往
過詛亦有詛往來賈疏說末塙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
以質邦國之劑信載辭爲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於其上
也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質正也成也文王脩德而虞芮
質厥成鄭司農云載辭以春秋傳曰使覲爲載書疏作盟詛之

周禮正義

禮五十

五經文字本

五百四十七

載辭以敘國之信用者此與司盟爲官聯也賈疏云爲要誓之辭載之於策人多無信故爲辭對神要之使用信云以質邦國之劑信者與司約爲官聯也賈疏云亦爲此盟詛之載辭以成正諸侯邦國之劑謂要券故對神成正之使不犯 注云載辭爲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於其上者也者於其之於舊本誤于今據明監本正坎謂掘地爲坎坎牲加書事詳司盟疏賈疏云若然則策載此辭謂之載案司盟掌盟載之法彼注云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卽是此載辭也又注云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明此坎用牲加書於其上據載書而言以此言之則書辭於策謂之載辭加書於牲上謂之載書司盟掌載書詛祝掌載辭此注兼言坎用牲加書之事者事

杞因故兼解之案賈分此載辭與司盟注載書爲二非也左傳
二十六年傳載在盟府杜注云載載書也又襄九年傳同盟于
戲士莊子爲載書又荀偃曰改載書杜注云載書盟書是載書
卽盟辭不關加於牲上而後謂之載書也又哀二十六年傳載
宋大尹將盟六卿事云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子孟將盟之祝襄
以載書告皇非我時六卿未盟尙無坎牲加書之事而云爲載
書明載書卽謂盟辭又襄十年傳云鄒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信
序聽政辭則凡策書並通稱載書不必盟載之書也鄒司盟注
所云蓋欲見書辭於策卽加牲之書並非謂載書爲載於牲上
之稱賈氏不達鄭指強分爲二殊誤云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
國也者賈疏云周禮體單言國者皆據王國邦國連言者皆據

諸侯故爲此解案詳大宰疏云質正也成也者小爾雅廣言云
 質正也爾雅釋詁云質成也是質兼此二義云文王脩德而虞
 芮質厥成者虞芮質厥成詩大雅絲篇文毛傳云質成也成平
 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
 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
 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
 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屢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
 田爲閒田而退引之者證質成互相訓之義鄭司農云載辭以
 春秋傳曰使祝爲載書者阮元黃丕烈並謂云當作說是也使
 祝爲載書卽哀二十六年左傳文先鄭以彼祝卽詛祝故引以
 證此作載辭之事賈疏謂後鄭以司農合載辭與載書爲一引

以備一義非也載辭卽載書二鄭義同賈自亥生分別耳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雩旱祭也天子
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尪以其舞
雩不得雨疏掌羣巫之政令者敘官云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司
巫總掌之故云羣巫明其人數多也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
雩者爾雅釋訓云舞號雩也賈疏云謂帥女巫已下是以女巫
職云旱暵則舞雩本據雩雩而言也 注云雩旱祭也者公羊

桓五年傳云大雩者何旱祭也何注云雩旱請雨祭名使童男
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說文雨部云雩夏祭樂于赤帝
以祈甘雨也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
帝用盛樂注云陽氣盛而常旱雩吁嗟求雨之祭也自韜舞至

祝敵皆作日盛樂凡化雩用歌舞而已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孔疏云以四月純陽用事陽氣盛而恆旱故制禮此月爲雩縱令雩祭時不早亦爲雩祭案春秋周七月八月九月皆書雩穀梁不議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無爲雩是議其冬雩是冬無雩也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月五月皆無雩文春夏不雩雖旱不爲脩雩之祭其周季夏當有正雩則龍見而雩是也案鄭孔並據左桓五年傳義彼文云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龍見而雩續漢書禮儀志劉注引服虔云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杜氏釋例云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

蒼龍七宿之體昏見東方於是大雩祭天遂爲百穀祈膏雨也
始夏而雩者謂純陽用事防有旱災而祈之也至于四時之旱
則又因用此禮而求雨故亦曰雩月令之書出自呂不韋其意
也欲爲秦制非古典也穎氏因之以爲龍見五月五月之時龍
星已過於見此爲強牽天宿以附會呂不韋之月令且又自違
左氏傳傳秋大雩書不時此秋卽穎氏之五月而忘其不時之
文欲以雩祭案此經雩不著時春秋經書大雩者二十皆在秋
三月桓八年大雩在八月卽夏正之六月也公羊止云旱祭穀
梁云雩月正也左傳則以爲不時而別著龍見爲雩之正時月
令則著大雩於五月此經文之異也左氏龍見鄭以爲夏四月
而謂周之雩有二以四月爲正雩雖不早亦舉其祭其夏五月

六月七月在川爲秋三月遇旱則亦雩不旱則否是爲旱雩餘月則有雩無雩其說本春秋考異鄭見穀梁成七年楊疏引鄭釋廢疾義而漢古義如是服杜說及齊書禮志引王肅說並與鄭同惟杜以常雩外四時之旱皆得雩與鄭小異顧容據月令謂龍見在五月以五月爲正雩則杜氏已辟其誤矣黃以周云龍見而雩指尾信五年童謠謂之龍尾左傳啓蟄而郊四語皆據四謠爲文而龍尾之見實在孟夏巳月昭十七年傳云火出於夏爲三月三月東方心出其四月尾見東方可知也案黃說是申傳服杜義論衡明雩篇云左氏傳曰龍見而雩龍見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宋王仲任謂一歲再雩其言絕無根據龍見在夏天象昭

然而輒移之二月漢靈星之祭祀天田不爲雩續漢書禮儀志
自有旱雩與祭祀志靈星之祭絕不相闕仲任并爲一尤誤玉
燭寶典引鄭論語注謂其春成雩祭之服雩者四月龍星見而
爲之故季春成其服若然季春雩服始成則二月不得爲雩祭
明矣又案此經不別正雩旱雩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四月越有
大旱此經云大旱舞雩兩文正合則此文白廣賅四月正雩及
餘月旱雩爲文若稻人之旱暵雩斂女巫之旱暵舞雩則並專
指秋三月之旱雩非建巳月之常雩也其周冬春夏三時早有
祈禱則無定時禮亦尤殺故經注並不具又祭法云雩宗祭水
旱也鄭注讀爲雩祭云雩祭亦謂水旱壇也是水祭亦得稱雩
然此經惟主大旱脩雩故注亦不及水也云天子於上帝諸侯

周禮正義

禮五十

平元 楚學子祀本

五百四十八

於上公之神者月令大雩帝注云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
帝配以先帝也月令又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
者以祈穀實注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天
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孔疏云以春夏秋冬其成歲功不
可偏祭一天故雩五精之帝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當以人帝
配之太皞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熛怒黃帝配含樞紐少皞配白
招拒顓頊配汁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百辟則古之上公社稷
五祀雖爲王朝卿士兼帶上公之官故左氏云封爲上公祀爲
貴神案鄭月令注謂大雩帝爲祭五天帝呂氏春秋仲夏紀高
注亦云帝五帝也而說文謂止祭赤帝二說不同未知孰是依
鄭義天子雩五帝在南郊公羊桓五年何注云君親之南郊以

六事謝過自責通典吉禮引阮誼禮圖云雩壇在國已地是也
諸侯雩五神壇亦同穀梁定元年傳云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
請也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
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案穀梁說請乎古之神人應上公
者蓋卽指五神言之所謂諸侯雩上公也又左傳桓五年孔疏
引賈逵說大雩云言大別山川之雩月令疏引服虔說亦同然
則諸侯亦雩山川不僅於上公之神矣賈疏云案禮記月令大
雩帝用盛樂據天子雩五帝案彼下文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
百縣謂畿內鄉遂明畿外諸侯亦雩祀百辟卿士卽古上公句
龍杜棄之等是天子祀上帝諸侯祀上公若魯與二王之後得
祀天者亦得雩祭天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尪以其舞雩不

得雨者賈疏云案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欲焚巫尪尪不必舞雩
故檀弓云魯穆公云吾欲暴尪而奚若又云吾欲暴巫而奚若
縣子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無乃不可與鄭注云尪者
面鄉天覲天哀而雨之明非舞雩之人司農兼引尪者挾句連
引之其實非舞者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案論語曾皙
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八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故舞師云敎
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舞師誨野人能舞者明知兼有童子冠
者可知案賈謂尪不必舞雩非也依檀弓縣子說蓋巫卽女巫
尪卽男巫故女巫先鄭注亦唯舉暴巫以證義此注兼舉巫尪
者明舞雩兼有男女巫也左傳杜注云巫尪女巫也主祈禱請
雨者或以爲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

雨入其鼻故爲之旱是以公欲焚之杜氏前說以巫尫爲一與
檀弓義違後說本鄭義亦非詳敎官疏又案賈引論語童子六
七人冠者五六人爲舞雩之人王燭寶典引鄭論語注說正如
此卽賈所本論衡明雩篇說亦同公羊桓五年疏引春秋說又
謂天子雩有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並於經無文恐不足信
至大雩祭五帝用盛樂宜用大舞舞師所云皇舞舞旱暵之事
者爲樂師小舞之一則仍是旱雩矣賈謂皇舞卽四月常雩所
用非也詳舞師疏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恆杜子春云司巫
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也立謂恆久也巫久者先巫之
故事造之當案視所施爲疏國有大裁者司服注云大裁水火
爲害案此大裁當兼天地大變及大荒大札等言之互詳小宗

周禮正義

禮五十

卷一百四十七

伯司服大司樂女巫巫疏

注杜子春云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

常處以待命也者爾雅釋詁云恆常也巫官之屬卽男巫女巫
神士之屬會聚常處謂巫官常所居之官舍會聚其處以待禱
祈之命也然常處謂之巫恆於文不順故後鄭不從云玄謂恆
久也者易彖下傳文云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常案視所施
爲者先巫謂先世始爲巫者史記封禪書載漢初有荆巫祠巫
先賈疏云後鄭之意以恆爲先世之巫久故所行之事今司巫
見國大裁則帥領女巫等往造所行之事案視舊所施爲而法
之汪中云恆當作咸語之轉史記殷本紀巫咸之興自此始韓
非說林下巫咸雖善視不能自蔽也案汪說與鄭異亦通祭祖
則共陘主及道布及菹館杜子春云菹讀爲鉏陘器名主謂木

主也道布新布三尺也鉏藉也館神所館止也書或爲藉館或爲租飽或曰布者以爲席也租飽茅裏肉也立謂道布者爲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也藉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藉謂若今筐也主先匱藉後館互言之者明其主以匱其藉以筐大祝取其主藉陳之器則退也士虞禮曰苴刲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牀上又曰廟盥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疏注杜子春云藉讀爲鉏者藉鉏聲類同但藉本訓藉而鉏則無藉義杜反破藉從鉏義不可通必有訛互段玉裁改經文藉爲鉏注爲鉏讀爲藉云經文作鉏杜子春易爲藉字訓爲藉也今本以注改經復以經改注遂不可通矣黃以周又改經文作租注作租讀爲藉案段黃所校不同

無可質證今攷鄉師已有菹字鄭於經文未必從鈕租二字之疑經自作菹注當云菹讀爲苴蓋杜卽據士虞禮釋此經而後鄭從之今本苴謬爲鈕遂不可通耳云匱器名者說文匚部云匱宗廟盛主器也引周禮曰祭視其匱主許說與杜同廣雅釋器云匱筭也凡主藏於廟中以石爲室謂之福說文廂部云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日大夫以石爲主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亦云左氏傳曰徙主福于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案許云周禮者蓋通述周之禮典非引此經文郊宗石室謂配郊及宗祀明堂之遠祖在壇墀之上者其主實於石室藏之大祖廟也其實五廟一祧之主亦藏以石室當祭時出主於室則以匱盛之以授大祝不敢徒手奉持恐褻神

也。匱卽篚筥之屬。每祭則司巫共之。逮祭畢。主復歸於室。卽去。匱別藏之主。蓋不常盛於匱也。黃以周云。據說文。祔卽石室之主。石室亦曰石函。非二物。司巫祭祀則共匱。主是匱於祭時設之。平時在石函。無匱。案黃說是也。石函卽石室。故左莊十四年傳。典司宗祔。杜注云。宗廟中藏主石室。而昭十八年哀十六年注。並以祔爲藏主石函。明室函同物。非石室之內別爲石函。惟通典古禮引摯虞決疑云。廟主藏於戶之外。西墻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祔。函中筥以盛主。此謂石函之內復有盛主之筥。筥蓋卽漢舊儀藏主之木函。此白是漢晉制。與此經匱不相涉也。云主謂木主也。者。說文一部云。室宗廟主。祔經典通作主。木主謂桑木槨木也。公羊文二年作僖公主傳云。主者。局用虞主。用桑

周禮正義 禮五十

卷三

五十四

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注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虞主用桑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諱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藏主藏於廟室中當所常奉事也賈家藏於堂又祭法孔疏引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詁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又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上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案主之形制穀梁文二年范注及楊疏引徐邈說並與何同楊疏又云桑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內于西壁垆中去地一尺六寸

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曲禮孔疏引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以爲題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案衛及白虎通說又真何許諸家不同未知孰是又案鄭祭法注謂大夫無主通典古禮及左傳哀十六年孔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大夫士無主大夫束帛依紳士結茅爲菴許慎據左傳衛孔悝反禘于西園大夫以石爲主鄭駁從公羊說謂大夫無主孔悝反廟爲所出公之主案說文廟字注引別說亦云大夫以石爲主今攷福爲主室非卽以石爲主許義不足據然謂大夫士廟有主則於義得通通典又引徐邈及魏清河王懌議並謂大夫士當有主亦從許說也云道布新布三尺也者此於經無文蓋氏三禘

周禮正義

禮五十

五十四

圖引舊圖說功布以大功布長三尺杜或卽指功布言之此未詳所用後鄭亦不從云鉏藉也者鉏段玉裁改爲藉今案疑當爲苴杜亦訓藉爲苴與後鄭同云館所館止也者廣雅釋宮云館舍也杜意藉藉所以依神猶人之有館舍是謂之館也士虞禮後鄭注云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何乎是苴有定神位及主象二說雖不知杜意所從然皆與節止之義相通云書或爲藉館者此與正文不異必有誤或正文當爲鉏爲租亦未能定也云或爲租飽者租余仁仲本作藉闕注疏本同未知孰是下同藉租聲類同館飽形之誤云或曰布者以爲席也者此禘家別說司几筵職無布席又與中

需禮屬几之文不合故後鄭不從云租飽茅裹肉也者此就別
本釋之段玉裁云讀飽爲菰苴之菰也惠士奇云菰飽者謂以
茅包隋祭而藏之也宋世舉云飽飽篆形相近菰飽爲租飽卽
苴菰字曲禮云菰苴裹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卽租飽茅裹
肉之義案段惠宋說是也飽菰聲類同菰苴之菰經典或借包
爲之或說蓋亦以菰爲苴鄉師茅菰後鄭注謂苴祭後藏去卽
守祔之藏其隋是也釋文云租飽劉上音緌又音卷下音菰又
音弭案劉音租爲緌者疑以租爲菰卽隱據五經異義士結茅
爲菰之義其音飽爲菰則與段惠諸說正同惟讀租如卷讀飽
如弭未詳其義攷卷與弭音近弭與餌音近或劉所見別本有
作此二字者與云立謂道布者爲神所設巾者生人有巾以自

絜清故祭時亦爲神其之引中雷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也者中雷禮逸禮篇名漢書藝文志云禮古經五十六卷出于魯淹中及孔氏學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此其一也月令注釋祭五祀之禮孔疏並以爲出中雷禮功布者既夕禮云商祝免祖執功布入升自西階又云商祝拂柩用功布鄭注云功布灰治之布也又喪大記云士御柩用功布孔疏云功布大功布也今案功布蓋七升至十二升之布依逸禮祭五祀時以功布爲神巾屬於爲神所設之几故此引以證祭祀有其道布之事也云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者甸師注亦云苴以藉祭段玉裁云鄭君從杜作藉杜旣以藉釋苴矣鄭復云菹之言藉何也凡訓詁家云之言者必義本異而爲通之子春秋重菹皆

訓藉鄭君意菹自有本義引伸之爲藉義故云之言下文以士
虞禮之苴證此經之藉正與鄉師注同士虞之苴卽菹士虞之
筐卽館也又士虞禮賈疏云特牲少牢吉祭無苴案司巫祭祀
則供圃主及菹館常祀亦有苴者以天子諸侯尊者禮備故吉
祭亦有苴因祭有苴可知案依賈說則天子諸侯吉祭亦有苴
士虞禮祝酌奠後佐食祭黍稷膚祝祭酒皆於苴王祭禮九獻
祝酌奠郊特牲注謂在饋孰時則四獻之後延主人室時或當
有祭苴之法與云館所以承菹謂若今筐也者據士虞禮苴實
于筐是筐卽以盛苴說文匚部云匡飯器筥也重文筐匡或从
竹謂之館者蓋亦取館止之義鄉師其茅以爲菹此官則其館
以承之云士先陳菹後館互言之者明其主以圃其菹以筐大

祝取其主菹陳之器則退也者謂匱以盛主館以盛菹其事正同而立文有異故特釋之賈疏云謂主先匱器在上者欲見以匱器盛主來向祭所大祝取得主匱器卽退菹後言館器欲見大祝取得菹館器退明亦初以館盛菹來互言之是以鄭云明其主以匱其菹以館大祝取其主菹陳之器則退也一事雙解之引士虞禮曰其荆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坫上者筐士虞禮作篚篚篚形制略同彼經又云祝迎尸一人衰經奉篚哭從尸彼釋文亦云篚本亦作筐與此相類疑漢時別本有如是作者鄭沿之也賈疏云荆切也切之長五寸又陳之西坫者堂面南隅謂之坫經陳於此未用前又曰祝盥取其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中經者彼經祝盥下有升字賈疏述注亦有疑今

本誤說鄭注云繼從也賈疏云上虞禮設席於奧禮神東面
右几故設于几東席上束繼據神東面爲正東西設之故言東
縮引之者見其是藉祭之物凡祭事守瘞瘞謂若祭地祇有埋
牲玉者也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疏注
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者犬人注云瘞謂埋祭也說
文士部云瘞幽葬也埋卽葬之俗禮運瘞續注云埋牲曰瘞大
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云割列釁瘞盧注云瘞埋也祭地曰瘞呂
氏春秋任地篇云有年瘞土高注云祭土曰瘞案瘞卽大宗伯
狸沈之狸鄭云祭地祇者通方正北郊社稷五祀四望山林等
言之爾雅釋天云祭地曰瘞埋鄭注云既祭埋藏之詩大雅鳧
鷖孔疏引爾雅李運注云祭地以土埋地中曰瘞埋又引孫炎

云瘞者翳也既祭蓋藏地中蓋瘞爲祭地而之通禮大宗伯地而三祭血祭及狸並有瘞惟沈及鼎享不瘞耳凡瘞埋並有牲玉帛賁疏謂鄭不言帛亦有帛可知是也互詳大宗伯疏云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者賁疏云但祭地理牲與禋祀同節作樂下神之後卽有埋牲之事以後更有祭祀之節事故使司巫守埋是以鄭云若有事然案賁說非也大宗伯地祇三祭自以血祭對禋祀則社稷五嶽不以瘞埋欲神始可知而方正北郊更可知矣若山林川澤等無血祭之節乃從埋沈始耳然則孫炎郭璞謂祭後瘞埋固非賁說禮疏謂地祇皆以瘞埋爲欲神始又謂或可祭祀之後更有瘞瘞升沈之事則又兼用孫郭之說並非也蓋陰祀之瘞埋自在正祭時既瘞之後尚有薦

獻之節故以司巫守之使人無得竊發所以敬神事備不謹不
致臣既瘞遂以爲畢事故鄭云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也云祭
禮畢則去之者謂薦獻禮畢後也賈疏云以其無事故去之不
復守也凡喪事掌巫降之禮降下也巫下神之禮今世或死既
斂就巫下鵠其遺禮疏注云降下也者既祔注同國語周語有
神降於莘莘注亦同下者言自上而下行聲象以接人云巫下
神之禮者惠士奇云司巫與神通故掌下神之禮楚人名巫爲
靈子言靈降其身也云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鵠其遺禮者賈
疏云案郊特牲鄉人鵠鄭注云鵠強鬼彼遂疫癘之事故以鵠
爲強鬼此鵠當家之鬼非強鬼也論語案急就篇云謁鵠塞禱
鬼神龍說文而部云鵠道上祭無鵠字疑此鵠字亦當爲鵠郊

周禮正義

禮五十

卷八 禮記 禮記 禮記

五百四十一

特牲字亦作鴈賈引作鴈非其舊也惠士奇云楚語曰余左執
鬼中右執殤宮注云執謂祀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
世云能使殤也使殤猶下鴈漢書司直師丹鴈邑子丞相史能
使巫下神爲國求福則知當時禮俗皆然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杜子春云望衍謂衍祭也授
號以所祭之名號授之旁招以茅招四方之所望祭者玄謂衍
讀爲延聲之誤也望祀謂有特案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
神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禴祭之神號男巫爲之招疏旁招

以茅者惠士奇云古者禴皆用茅也晏子春秋內篇雜上齊景
公爲路寢之臺而鵲鳴其上公惡之臺成而不踊柏常騫齊之
巫也請曠而去之且曰築新室置白茅公如其說築室置茅焉

相常晝夜用事明日使人視之鶚當陞布翬伏地而死矣 注
杜子春云望衍謂衍祭也者謂卽大祝九祭之一曰衍祭也彼
注引杜說無衍祭之義或當同先鄭祭瘍之訓矣云投號以所
祭之名號授之者若大祝六號之神鬼示三號然彼號皆大祝
所掌不宜男巫授之故鄭亦不從云旁招以茅招四方之所望
祭者者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旁四方故知旁招招四方所望
祭之神經凡云旁者多謂四方司儀云宮旁一門匠人營國云
旁三門是也月令命有司大難旁磔注亦云旁磔於四方之門
此所望祭者蓋廣陔四方眾神與四望專屬大山川者異公羊
宣十二年傳楚伐鄭鄭伯肉祖左執茅旌何注云茅旌祀宗廟
所用迺道神指護祭者斷曰藉不斷曰旌川茅者取其心理順

一自本而賜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此望祭等雖非宗廟大祭其用茅亦迎道神之意蓋亦用茅旌也賈疏云此男巫於他官祭此神時則以茅招之於四方也云玄謂衍讀爲延聲之誤也者大祝注義同段玉裁云衍延聲類同云望祀謂有牲粢盛者者賈疏云類造禴祭遙望而祝之注大祝已云類造禴祭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有牲則有黍稷故此兼云粢盛也詒讓案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故知望祀有牲粢盛也但彼注釋望祀云五嶽四鎮四瀆也則卽大宗伯之四望而此望祀通含類造禴祭之神則似不專據四望與牧人義微異也云延進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謂但用幣致其神者但用幣則無牲及粢盛也致其神卽是進而禮之故云望延然則望衍與望祀

神同唯禮有詳略耳賈疏云遙望延其神以言語責之此卽攻
說用幣而已是也云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禴禴之神號者
鄭以經二者通云旁招以茅女祝以招與禴並舉明其禮相類
今詛祝亦以類造攻說禴禴並舉彼又云祝號與此授號文相
應故取彼爲釋知非男巫自授號者以祝號是祝官所職故也
大祝掌六號此不云大祝授者以大祝官尊且彼六號通大祭
祀此祀衍事小與彼不相當也但類造攻說禴禴不皆天神則
亦有示號鬼號鄭唯云神號者約舉重者言之耳云男巫爲之
招者明此官既授詛祝所授祝號則號呼以招之也冬堂贈無
方無筭故書贈爲贈杜子春云贈當爲贈堂贈謂逐疫也無方
四方爲可也無筭道里無數遠近爲善也玄謂冬歲終以禮送不

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由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疏注云故書贈爲矐杜子春云矐當爲贈者杜意矐於義無取而占夢有贈惡夢之文故定爲字之誤段玉裁云矐贈古音同在蒸登部云堂贈謂逐疫也者占夢云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杜彼注釋爲歲竟逐疫置四方故釋此冬堂贈亦與彼同云無方四方爲可也者謂四方皆贈無有定方也云無筭道里無數遠益善也者說文竹部云筭長六寸計麻數者算數也此筭卽算之借字逐疫欲令遠去故遠益善也說苑脩文篇云古者有菑者謂之癘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眾童子擊鼓昌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昌火逐官宮里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明逐癘道里無數必

至野外乃止也云立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者此與下文春招福文相對占夢注云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彼主占夢故但贈惡夢此男巫所掌者廣故兼送諸不祥明不止逐疫也云其行必由堂始者此釋堂贈之義送不祥及惡夢皆自內送之使出其行必由堂始方相氏時難歐疫則索於室此官以禮送不祥則贈於堂亦互相備堂卽路寢之堂也云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者謂使巫問神所欲往送之使去故無定方道里亦無常數也春招弭以除疾病招招福也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立謂弭讀爲收字之誤也救災也安凶禍也招救皆祀衍之禮疏春招弭以除疾病者弭疑當作彌詳後惠士奇云古者巫彭初作醫故

有祝由之術移精變氣以治病春官大祝小祝男巫女巫皆傳其術焉大祝言何讀禱代受青莪小祝將事候禱求遠臯疾男巫祝衍旁招弭蓋疾病女巫歲時釁浴祓除不祥故淮南子說山訓曰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精繡所救鈞也豈非以巫祝能治病歟 注云招招福也者女祝招梗先鄭注謂招善與此義同謂招福使之來也云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者彌疑並當作弭段玉裁云彌兵見小祝而左氏傳作弭兵蓋古文假借也云立謂弭讀爲救字之誤也者此聲之誤也小祝注亦云彌讀曰救說文支部云救讀若弭俞樾云經文弭字當作彌注文彌字當作弭蓋經文作彌而杜子春讀爲弭兵之弭左傳弭兵字作弭不作彌也因經文誤作弭遂改注文作彌兵而義

不可通矣後鄭不從杜讀而改讀爲救小祝職云彌裁兵注曰
彌讀曰救救安也正與此同彼經作彌知此經亦作彌也儀禮
士喪禮注曰巫掌招彌以除疾病卽用此經之文案俞說是也
以大祝小祝經注校之疑經用古字作彌注當用今字作弭今
本此經正文及注互譌但士喪禮注宋本實作弭與釋文賈疏
本不同彼注引此經亦多改從今字未知彼注元文果作彌否
也互詳小祝疏云救安也安凶禍也者救安小祝注同以救與
招相對爲文謂安救之使不作故云安凶禍也云招救皆有祝
衍之禮者賈疏云此招救爲招福安禍與侯禴意同侯禴在小
祝有祭之法故知此二者亦有望祀望衍之禮可知案賈說非
也鄭意蓋以經云招與上望祀望衍旁招以茅事同故知其禮

周禮正義 禮五十

辛二楚學子社本

五百二十六

亦相兼也王弔則與祝前巫祝前王也故書前爲先鄭司農云爲先非是也疏王弔則與巫前者此與喪祝爲官聯也注云巫祝前王也者祝卽喪祝也禮運云王前巫而後史亦謂此也凡王弔巫與祝並前者唯在未襲時若在襲後則至所弔者之門巫止不與祝俱前詳喪祝疏云故書前爲先鄭司農云爲先非是也者先前義同先鄭不從先者以喪祝女巫並作祝前此文不宜異也徐養原云喪祝王弔則與巫前司農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引春秋傳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然則先卽前也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疏注云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

水上之類者此舉漢制爲況也賈疏云一月有三巳據上句之
巳而爲祓除之事見今三月三日水上祓浴是也詒讓案說文
所部云祓除惡祭也爾雅釋言云祓福也詩大雅生民孔疏引
孫炎云祓除之福左信六年傳說微子歸周云武王親釋其縛
受其壁而祓之杜注云祓除凶之禮又昭十八年傳云祓釐於
四方祓除火災是祓除爲一事風俗通義祀典篇云周禮女巫巫
掌歲時以祓除釐浴禋者潔也春者蠶也蠶蠶搖動也尙書以
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療生疾之時故於水上蠶潔之也已者
祉也邪疾已去所介祉也續漢書禮儀志云三月上巳官民皆
絮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絮絮者言陽氣布
鳴萬物說出始絮之矣劉注云謂之祓也蔡邕曰論語暮春者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杜篤
祓禊賦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福則巫覡也韓詩曰鄭國之俗三
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漢書八
月祓瀦水亦斯義也後漢書袁紹傳李注云麻法三月建辰巳
爲退除可以瑞除災也曾到云古祓除不特三月上巳也宋書
禮志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又
西京雜記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百子池邊灌濯以祓妖
邪漢書又載八月祓瀦上則祓除歲數舉之故經不曰季春而
曰歲時謂歲之良時云爾賈疏單指二月失鄭義矣案曾說是
也鄭以漢上巳水上之祓禊與韓詩說合其禮最古故舉證此

祓除謂其禮略相類耳實則經歲時當賾下冪浴爲文周漢祓除亦皆不必在三月不定用上巳也又左定元年傳云君以軍行祓社設鼓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湯得伊尹祓之於廟則祓除或在廟庶不皆知水上冪祓殊誤又此經祓除與旱暵舞雩事不相涉月令章句以祓除與舞雩爲一事亦非云冪浴謂以香蕙草藥沐浴者蓋前經爲蕙也蕙蕙聲義同詳邕人疏說文艸部云薰香艸也邕人凡王之齊事其其秬邕注云給泮浴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五月蓄蘭爲沐浴也楚辭九歌雲中君云浴蘭湯兮沐芳王注云蘭香艸也邕人賈疏引王度記云天子以邕諸侯以薰大人以蘭芝則薰卽邕蘭之屬國語齊語云管仲至三望三浴之章注云以香塗身曰冪亦或爲薰案齊語冪浴對

文章注訓爲以香塗身則釁與浴小異呂氏春秋贊能篇云管仲至齊竟桓公戚以燧火釁以犧綴與本味篇說湯祓伊尹事略同高注云殺牲以血塗之爲釁高亦訓釁爲塗與章義同然塗浴事本相因此經釁浴亦專取香薰以示絜平時沐浴非女巫所掌此注與高章義可互通也旱暵則舞雩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司農云求雨以女巫故禮弓曰歲旱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吾欲求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疏旱暵則舞雩者賈疏云此謂五月已後脩雩故有旱暵之事論讓案舞師云教皇舞師而舞旱暵之事注云旱暵之事謂雩也此舞雩與彼舞旱暵之事同然此舞雩指女巫舞彼皇舞自有舞徒爲之非女巫所舞也注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陰

也者春秋繁露精華篇云大旱者陽滅陰也故崇陰以狀之用
女巫舞雩也鄭司農云求雨以女巫又引植弓者穆公魯穆公
也禮記穆作穆焉作然無作毋注云然之言焉也穆或作穆巫
主接神亦謂天哀而雨之彼注亦引此經爲說先鄭引之者以
彼庶巫爲愚婦人是求雨用女巫之事也若王后弔則與祝前
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疏若王后弔則與祝前者此與女祝爲
官聯也喪大記云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
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彼侯國夫人弔禮王
后亦當與彼同據檀弓注及孔疏義王弔諸臣唯未襲時往乃
巫祝並前則后弔亦唯於諸侯夫人及公卿之妻或未襲時往
乃有是弔弔世婦以下並女巫止門外祝前而已詳喪祝疏

周禮正義 禮五十

注云女巫巫與祝前后如王禮者賈疏云案前男巫與喪祝前王執桃茢此女巫巫與女祝前后亦巫執桃祝執茢故云如王禮凡邦之大哉歌哭而請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疏凡邦之大哉歌哭而請者請謂請於天地山川社稷也廣雅釋詁云請求也穀梁定元年傳云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案此云凡邦之大哉與司巫云國有大災同所賅甚廣故國語晉語云川涸山崩國三日哭韋注云周禮國有大災三日哭又漢書王莽傳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顏注引此經釋之又引左傳宣十二年楚圍鄒國人大隳事則哭不專屬旱雩蓋非常之變若小宗伯云天地之大哉大司樂云大飢羣羣者女巫巫並歌哭以請之賈疏謂惟指旱暵言似誤注

云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者歌者長言以申其志
哭者漢書王莽傳顏注云所以告哀也賈疏云案林願難曰凡
國有大災歌哭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
歌者是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裁裁而樂之將何以請哀樂失
所禮又喪矣孔子曰歌則不哭歌哭而請道將何爲玄謂日食
異者也於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裁害不害穀物故歌必聽也
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喜鵲
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考異輶集二十
四旱志曰玄服而雩緩刑理察挺罪赦過呼嗟哭泣以成發氣
此數者非大裁歌哭之證也多裁哀也歌者樂也今喪家輓歌
亦謂樂非孔子歌則不哭是出何經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

歌謂一日之中既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爲哀樂之心無常非所以謬此禮若然此云詠者憂愁之歌若雲漢之詩是也案賈所引卽鄭荅臨孝存周禮難佚文甘臨字通舊本外互難通今並審文義校正依鄭引董子及春秋緯則舞雩有歌哭故爾雅釋訓云舞雩雩也鄭注云雩之祭舞者吁咷而請雨釋文引孫大云雩之祭有舞有號蓋舞與歌事相兼而號則哭也但旱雩亦大哉歌哭而請之一端耳非謂大哉專據旱暵也